

人民新教育叢書之一

解放區普通教育的改革問題

新教育學會編
東北書店印行

解放區普通教育問題的
改革問題

新教育學會編

哈爾濱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東北 北安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每冊定價 元

國民卅六年十一月再版。5000佳。

編者的話

這裡的文章，有一部分是解放日報關於改革根據地普通教育的社論和專論，有些是陝甘寧、晉察冀、蘇皖、東北等解放區的教育工作決議和指示。它們所講的都是改革解放區普通教育的問題。幹教育工作必須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各解放區情況，或多或少，都有不同。因此把這些文章彙集成一小冊子，提供我們東北教育界同志作參攷之用。

新教育學會編輯部

一九四六年十月

目 錄

打碎舊的一套	解放日報社論 (一)
論國民教育的改造	董 純 才 (六)
根據地普通教育的改革問題	解放日報社論 (一一)
論普通教育中的學制與課程	解放日報社論 (一五)
邊區青年運動中的一個基本問題	解放日報社論 (二二)
關於改善教育工作	林 伯 渠 (二七)
關於中等學校新課程	(二九)
毛澤東同志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大會上的講話	(三一)
此次文教大會的意義何在	解放日報社論 (三四)
開展大規模的羣衆文教運動	羅 邁 (四〇)
關於培養知識分子與普及羣衆教育的決議	邊區文教會通過 (五一)
關於發展羣衆藝術的決議	邊區文教大會通過 (五六)
關於開展羣衆衛生醫藥工作的決議	邊區文教大會通過 (六一)
新解放區的羣衆教育工作	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教育處 (六五)
目前邊區的教育工作	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指示 (七一)

蘇皖邊區暫行教育工作方案草案.....(七六)

東北政委會關於改造學校教育與開展冬學運動的指示.....(八九)

中等教育的改造問題.....(九四)

東北日報社論.....(九四)

打破舊的一套

(民國三十年解放日報社論)

清朝末年以來的所謂新教育的失敗，曾在中國知識界中引起很多的議論，一個不斷被提出來的問題就是所謂輪迴教育的問題！先生用什麼東西去教學生，學生拿了這點東西又去做先生，這一場無觀眾，無錦標的接力賽跑，究竟是爲着什麼呢？自然還不能說這種教育跟社會是完全隔絕了，比方眼前重慶大學就會受到『社會』的解散，而『社會』所需要的工程師、會計師也都是從學校裏訓練出來的。但是——且不管這個『社會』究竟代表着百分之幾的人民——如果學校一般的只能消極的被社會所影響，或是供給社會一些純粹技術和服務人才，在這種情況下面的教育，對於社會還有多少意義呢？我們的抗戰雖然又一次的提出了這個問題，可惜現在這個問題在大後方不但沒有解決，而且比沒有解決還要壞些。危害教育、危害師道、危害學風、危害青年的惡劣活動，囂張到這種地步，以至我們寧願擁護舊日的教育空氣，因爲平心而論，那種空氣雖然不容易替社會造就多少好人，至少還不至於造就多少壞人。這種痛心的經驗證明一個真理：沒有民主的政治，民主的教育，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能的。

但是民主的教育固然需要民主的政治，民主的政治也同樣需要民主的教育，這就是說，在民主政治已經實現的時候。我們就需要一種與人民相聯系的教育。所謂與人民相聯系，不但是說人民可以普遍的享受教育，而且是說人民的實際生活應該成爲教育的中心內容，並從教育得到一種迅速進步的基礎。用這種觀點來審查各個抗日民主地區的教育，我們就將發現我們的工作還是遠落於這個實際需要

之後。誠然，我們在極艱難的條件下面，在戰爭緊張和經濟文化落後的區域中間建立了許多學校，從小學校到高級的幹部學校。我們的學校不但根本沒有什麼特務作風，並且不受階級的限制，人人可進，師生合作，畢業即就業，這都是我們的成就。但是難道這些就能够使我們滿足了嗎？老實說，這一切都不過是我們的起點，而決非我們的目的。誰要是以為達到一起點為滿足，那就讓他去盡量的滿足吧！但是我們共產主義者却是永不知道自己滿足的人，對於我們，看到自己的弱點比聽到人家的稱讚是更重要些，也更有趣些。我們有了起點，還要看方向，有了形式，還要看實際的內容和結果。

我們現在要問的是，在我們的學校裏面，輪迴教育的喜劇已經終結了嗎？我們的學校，不管它被塗着什麼色彩，已經不再是大小書獃子養成所，不再是避世出世的修道院了嗎？從學校到社會已經有了一條很自然的大路，從國民教育已經培養出了在戰爭和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各方面有準備的青年勞動者和公民，從幹部教育已經培養出了善於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的行動家嗎？我們的事業的質量已經因為教育而有了應有的提高嗎？

對於這些問題，我們所能得到的考卷雖非一言可盡，但是決不是甲等。我們還沒有戰勝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分離的傳統影響，這就是說，還沒有戰勝形式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影響。許多學校顯然還沒有成爲今天中國的戰爭與革命的堡壘，它們除了傳授一些戰爭與革命的名詞學和目錄學以外，對於實際的戰爭與實際的革命，幾乎麻木到還沒有感覺應該負何種嚴重的責任，許多教員對於學生的內心甚至外表都是不熟悉的，對於他們會從何處來，將向何處去是冷淡不關心的；因為他們自己的存在已經在中國人民的實際的勞動和鬪爭的激流中不發生意義，他們就只熱中於把更年輕的一代也造成自己的一般模樣。在某些幹部學校中，這種理論與實際的分離更在組織形式上表現出來。由於教育脫離了

政治，政治也就脫離了教育，於是政治工作、幹部工作和黨校中黨的工作，就成爲「柳暗花明又一村」。於是學習成爲鍍金，成爲學習前後的生活中的「痛」，在若干極端的情形下甚至不但沒有加強了反而減弱了學習者對於實際工作的鬪志，不但沒有豐富了反而貧乏了學習者對於實際情況的知識，因爲教育在他們中間注入了對於人民和政治的離心力。……

這是健全的民主的教育嗎？這是健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表現嗎？

馬克思主義關於教育的見解是怎樣的呢？

『工廠監督專員在查問學校教師時，發覺了工廠兒童與正式日校學生比較，雖只受一半時間的教育，但所得的學業是一樣多，且往往更多，「……他們雖只半日到校，但他們時時覺得新鮮，且時時準備受教。他們以一半時間從事筋肉勞動，以一半時間受教育的制度，使工作與教育成爲交互的休息和安慰。從而，使工作與教育都更與兒童適合。……」……西尼耳……的演說也會說明，上中階級兒童的單調的不生產的長期的受業，徒然增加教師的勞動；同時，教師又不僅無益地，並且有害地浪費兒童的時間、健康與精力。正如歐文所詳細說明的，未來教育的種子萌芽於工廠制度中，這樣教育把生產勞動和智育、體育結合起來，使每一已達一定年齡的兒童皆可享受，這不僅是增加社會生產的方法，而且是生產健全人類的唯一方法』（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中譯本三九四——三五頁）。

馬克思爲了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國民教育中求得理論與實際的一致，曾提出有名的『綜合技術教育』的主張，這個主張經過列寧的手在蘇聯實現了。『列寧於一九二〇年，認爲綜合技術教育應該供給兒童以綜合技術教育的主要內容，即：（一）關於電的基本知識；（二）電在機械工業中的應用；（三）電在化學工業中的應用；（四）關於蘇聯電工化計劃的基本知識；（五）對於蘇維埃經濟，並對於電

力廠與工廠中工作的認識；（六）農藝學的原則的知識。他着重說明「在新起的一代青年人中，生產工作若不與教育相結合，「未來社會的理想即將無達到之可能；教育而無生產勞動，或者生產勞動而無與之相輔而行的教育，即不能滿足現代技術的水準上和科學知識的範圍中的要求」」（品克維支：蘇聯的科學與教育注。）

當然我們不應該把馬克思列寧的這些具體主張搬到今天中國的國民教育，尤其幹部教育中來。但是把它們翻譯成真正中國的言語，那末，豈不是只有把我們今天的教育與我們今天的戰爭與革命相結合，才是生產健全公民與健全幹部的唯一方法嗎？教育而不與今天的實際情況，實際需要和實際動向相結合，豈不是不僅無益並且有害地浪費學生的時間，健康與精力，豈不是不能滿足現在國際國內鬭爭形勢的要求，而抗戰勝利和新民主主義的理想即將無達到之可能嗎？正是列寧本人，在俄國革命前所辦的黨校裏用俄國土地問題、俄國社會民主黨史、工人立法，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際作爲主要課程，並在這樣的教育方針之下，培養出了許多黨的中央委員和其他高級幹部，而在革命後再三的警戒青年「沒有工作，沒有鬭爭，只有一點從共產主義小冊子和書籍裏所得的關於共產主義的呆板知識，是一文錢也不值的」。『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沒有經過認真艱苦的工作，也不了解那些必須批判地考察的事實，只學得了一些現成的共產主義結論，便把他的共產主義拿來誇耀，那他就是一个可悲的共產主義者。』只有把他們研究，訓練與教育的每一步驟，都與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正在進行的反對舊的剝削社會的繼續不斷的鬭爭聯繫起來，他們才能學習共產主義，均見列寧：論青年的學習問題）。

這些語句裏所洋溢着的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精神，究竟與我們今天的教育中的許多現象有何相同之點，難道還不明白嗎？

5

打破舊的一套，澈底地改進我們的全部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在職教育，需要一個堅持，尖銳的鬭爭。在這個鬭爭中間，我們必不可免的將要遇到許多過渡期的困難。可是世界上有什麼鬭爭是不經過困難的呢。或者是害怕困難，因而繼續容忍那種與抗日民主地區的一切環境都不調和的教育，讓它傳播形式主義與主觀主義；或者就是戰勝一切困難，切實轉變方向，發展真正與人民與實際相聯系的的教育，替中國的新教育真正開闢一條康莊大道。我們相信，抗日民主地區的教育工作者——最後全中國的教育工作者——是必然下定決心採取第二條路的。

論國民教育的改造

董純才

舊的傳統教育的最大毛病，是它脫離羣衆、脫離實際，是教育與勞動的分家，是學與用的脫節。幾年來在陝甘寧邊區及其他抗日根據地雖然紙面上口頭上也提出了把理論與實際相聯系這一原則，但在實踐中，却仍然沒有剷除傳統教育中那個老毛病。

首先就國民教育和社會鬭爭的關係來說，在各抗日根據地都強調政治教育，並且教學生參加抗戰活動和政治活動。這是很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在這方面却有了偏向，那就是「太政治化」了。所謂「太政治化」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實際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政治教育，只是教學生學習一大堆抽象的政治名詞和空洞的政治口號，而不注意或幾乎不注意羣衆生活所需要的社會知識，做一個新社會公民所應具備的常識。例如陝甘寧邊區中小學就沒有或很少教學邊區的歷史，地理和政策法令，使得邊區兒童對於他們所生長居住的邊區的環境就不免有些茫然了。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我們的國民教育與社會鬭爭是脫了節的。

其次再說到國民教育與生產鬭爭的關係。教育與生產勞動分離，這原是舊教育的致命傷。「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獃子。」這是陶行知先生給中國舊教育的一個很好的寫照。可惜得很，各抗日根據地的國民教育，都還沒有糾正這一缺點。只知道分強調政治，而不注意自然科學、生產鬭爭知識的教學。這恐怕是一種普遍現象。只要檢討抗日根據地的國民教育教材，就可以看出最缺乏是這方面的知識。羣衆對自然現象的變

化，原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對某些現象還是以迷信眼光看的，但是我們的學校並沒有向他們作科學的解釋。老百姓在生產上還是墨守陳法，而我們的教育也沒有配合着經濟建設教羣衆一些可能實行的科學方法，使他們去改進生產，增加產量。還有羣衆對於生產勞動，都有很多實際經驗，而我們也沒有就這類問題給以科學說明，提高他們一步。一句話，對於羣衆對自然的蒙昧無知與對生產的墨守陳法，我們仍然是熟視無睹。我們還沒有把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沒有以科學來豐富羣衆的知識，沒有教羣衆學習利用科學來改進生產，增加生產。

最後再說到教學方法吧。一般說來，還是在沿用教條主義的教學法。許多教員只知教學生死讀書，讀死書，好像填鴨似的拿書本上的知識概念硬填塞到學生的頭腦裏去，而不知去啓發學生思考更不知道把教學和實際聯系起來。他們往往是「照本宣科」把教學停滯在書本子上，限制在教室裏，而不知道利用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作教室，不知利用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中的活的事物來作教材。

另一方面，有些小學校雖然進行社會活動，宣傳工作，社教工作等。但教員又只是把這種活動看做「社會服務」，而不知同時又把它有計劃的當作一種教育活動來進行。這就是說，不能把這種活動與教室內的教學聯系起來。結果是這種社會活動只有單純的社會服務的意義，而沒有從中發揮其教育作用。

總起來說，我們的教育仍然是踏了舊教育的覆轍——仍然是把教學和實際問題分離開了。我們往往不是根據羣衆的實際需要，而是根據主觀願望來辦教育。我們的教育和羣衆的實際生活聯系得還很差，我們的教學和實踐還不能統一起來，學和用還不一致。因此在邊區有些老百姓說：「讀了書，就不會種地，吃不上飯。」這句話反映出了羣衆不願送子弟上學的原因，同時也正道破了我們的教育的

毛病。這是羣衆對我們的教育的一個抗議。

怎樣改造我們的國民教育呢？怎樣使教育能適合羣衆的實際需要，把學用結合起來呢？

這一方面要求把教育和社會鬭爭密切的聯系起來。現階段的國民教育的政治任務，應該是以新民主主義的思想來教育人民大眾，要以培植和訓練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新公民爲目的。這就要把教育的實施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事業取得密切的聯系。教育工作必須服務於新民主主義的建設。

爲了達到此目的，那就不應該再教羣衆學習那種抽象的政治名詞，空洞的政治口號，而應該教他們學習那些切合實際應用的鬭爭知識，建設新社會所需要的具體知識，如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地理等等之類的實際知識。使他們認識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知道怎樣去改造和建設這個社會，知道怎樣在這新社會里做一個新公民，爲參加這個新社會的建設事業而奮鬥。這就要我們不但要教學生學習實用的知識，並且還要教他們去參加一定的實際活動。

另一方面，就要求把教育與生產鬭爭聯系起來。我們所要培養的新公民不是不勞而獲的寄生蟲，而是新社會的建設者。他不只是要有文化知識，同時還要能够勞動生產參加新社會的建設工作，積極爲着這種建設而努力。新教育不但是要和政治鬭爭結合起來，同時還要和生產勞動攜手。

當然，在目前條件，要使教育與生產結合起來，還不是一下子就能辦到。但我們却不能不朝着這個目標努力，同時，即在目前，還可能教學生學習一些切合實際應用的自然科學知識，生產知識。例如鄉村學校就可以教一些能辦到的選種、施肥、防除病虫害，改良土壤，水利等等之類的農業知識。使得農村子弟不致因受教育變成書獃子，而是因受了教育變成了一個有科學頭腦的勞動者，知道使用比較科學的方法來從事勞動，改進生產。若是我們的教育，做到這樣，那一定就爲大眾所歡迎了。

再就是要求我們打破教條主義的教學方法。那就要把教學和實踐聯繫起來，注意把學和用統一起來。要教學生明白今天在學校的學習就是爲了明天出校的應用，不要教學生把書本上的東西當做教條來背誦，而要教學生學會靈活運用理論原則來解決實際問題。這就是說，不要教學生死讀書，讀死書，而要教他們學會活用書，用活書。這就要運用積極活潑的方式，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處於自動地位，獨立地自覺地來工作，自由地活潑地來思考問題。兒童本是富有好奇心的，最好發問。教員應該利用這種心理，善於指導他們從具體的事物中怎樣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要打破教條主義的教學方法，就要使書本知識的教學和感性知識的教學統一起來，使用腦和用手聯合起來，使勞心和勞力結合起來，使知和行聯系起來，使教學和做統一起來。這當然在目前條件下，還有困難，不可能完全做到。但在一定範圍之內，還是可能的。例如教學自然課，可以作實驗和觀察。教學農藝，可以實地到園圃去耕種。教學某些社會問題，可以實地參觀與調查，可以實地參加一定的社會活動，如宣傳工作，社教工作等。

另一方面，羣衆多有感性知識，如農夫對農事的經驗與常識，這就要在教學過程中，把他們的經驗與常識，給以科學的說明，把他們知識水平提高一步。

要打破教條主義的教學方法，不能把教學局限在教室、書本上。而要善於利用周圍環境，來教育學生。把學生關在教室死讀書的時代，應該結束了。教室只可看作一個教學活動的重要據點，但不是唯一的場所，書本只可看作一種教學的重要材料，但不是唯一的工具。在教室之外山野、田園、市場、工廠，作坊、礦山、醫院等等場合，都可利用作活的教室。在書本之外，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事物，都可利用作活的教材。我們應善於利用這些活的教室和活的教材，來配合着書本進行生動的教學

活動，使學生從這些實際活動，實際事物中，去求得具體的知識，征服自然與改造社會的實際知識。

但是這並不是說要拋棄書本。書本仍是一種主要的教學工具，決不能拋棄的。因為書本知識是人類社會幾千年來積累下來的關於社會鬭爭與生產鬭爭的經驗結晶，學習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不過要知道這種知識對學生「是倒轉的，逆行的，片面的，是人家證明了，而他們自己沒有證明的，」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因此在可能範圍內，在教學生從書本學習之外，同時還可教他們到實際中去學習，把書本和實際聯系起來，使理性知識的學習和感性知識的學習統一起來，使學生學得比較完全的東西。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很好的。

總之，舊的傳統教育是脫離實際的，它和生產勞動分了家，不適合羣衆的需要，是早已宣告破產了。我們再不應蹈此覆轍，一定要努力按照實際情況，根據羣衆的需要來辦教育，使教育和革命鬭爭及生產建設結合起來。我們應本着這個方針來改造我們的國民教育。

以上是我個人對改造國民教育的一點初步意見，特提出以供教育界同志之參攷。

（載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四日解放日報）

根據地普通教育的改革問題

解放日報社論

我們抗日根據地的教育，從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東同志改造我們的學習講演，同年八月黨中央關於調查研究決定，十二月黨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次年二月毛澤東同志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反對黨八股的講演，黨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等文件相繼發表後，已經開了改革的端緒；一九四二年四月以來的整風學習，更使這個改革成爲一個巨大的羣衆運動，得到偉大的成績。但是這個改革主要是從黨內教育政治教育方面發動的，它的收穫也以這方面爲最大；在普通教育文化教育方面，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已經規定了根本的原則，在這兩三年中，也在整風運動中得到了許多進步，不過由於各根據地的黨與政府的宣傳教育部門在這上面的覺悟還不足，舊的一套，至今還沒有普遍打破；新的一套，至今還沒有建立好。陝甘寧邊區自從去年的中等教育會議以後，已經開始對於過去脫離實際脫離羣衆的教育工作進行澈底的檢討，各地的中級初級學校也在醞釀着一個全盤的改革，而多數中學師範內地地方幹部訓練班的成立，綏德延安等地小學教育的改造，淳耀安塞等地識字組讀報組的活動，尤其值得注意。如何使這個運動繼續向前發展，使普及於所有根據地，使這新通制度有系統地建立起來，這是全黨和全根據地的政府機關所應當致力的。

要在普通教育中進行這個帶根本性質的改革，有兩個大困難：第一是中國現行的所謂新教育，雖然也只是從清末才開始，但是有國際背景，又有了幾十年的歷史，在制度課程辦法上都有了完整的一套，它涉及人類知識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因此儘管受過多少批評攻擊，要拿出另外一套來代替它

却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第二，舊式的教育是脫離人民的，因此代表人民利益的黨和政府對之也就不發生多大興趣，雖然我們還在內戰時期對於教育工作就有過許多創造，抗戰以後，各根據地又作了許多艱苦的工作，比舊式的教育是有不少原則上的區別。特別是在內戰時期，這種原則性的改革是更多的，但是因為對舊的一套還沒有作全面的批判，也就還沒有完全負責地有目的地注意使用和研究這個武器，這樣，要把新的一套完整地建立起來當然更加費力。但是無論怎樣困難，這個改革却是必須行，也能够行的。現在的所謂新教育，其強點在有國際背景，其弱點也在這裏。我們現在且不論其是否合於外國和外國人民的需要，但是第一，它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國家的產物，不合於中國的需要；第二，它是資產階級統治者的產物，不合於中國民主根據地的需要；第三，它是和平時期的產物，不合於抗日戰爭的需要；第四，它是大城市的產物，不合於農村的需要（更不必說像陝甘寧、晉西北這樣地廣人稀的農村）；這些却是無可爭辯的。我們是在中國，在民主根據地，在戰時，在農村，抄襲這套制度課程辦法，就毫無出路。譬如我們的小學和中學，究竟是爲了訓練什麼一種人呢？只能訓練四種人：一種是畢了業回家勞動的，所謂國民教育本該是爲了這個目的的，但是現在的教育却是爲了升學，因此再回家，在小學畢業生已經不合算，中學畢業生更不合算，回了家也是鬧整扭，不能作模範的勞動者，簡直不如不上學了；一種是作『公家人』，作黨政軍民的各種工作，但是現在的教育也不是爲了這，學與用脫了節，而且這個需要也有限制，超過一定的數量就要減少必要的勞動人口而增加不必要的財政負擔；第三是升學的，但是小學升中學本來是少數，就算都升學了，中學畢了業還再升到那裏去呢？根據地辦舊式的大學是不必要也不可能的，而現有的高級幹部學校又是與中學不相銜接的；此外還有什麼出路呢？剩下的出路，就是做游民，做二流子，這不是笑話，而是事實。由此可見，